◇梁东专栏·家住长江边

# 塔影横江

**梁东，原名梁业兴，著名书法家、作家、诗人。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创刊社长。出版有《梁东自书诗词选》、诗集《好雨轩吟草》、散文集《家住长江边》等。**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是明朝旅行家徐霞客对五岳和黄山的由衷赞美。然而，长江沿岸的不少人还知道另一句话：“过了安庆不说塔。”这大概是说，大江上下，要说宝塔，当然数安庆迎江寺的振风塔了。因此，对振风塔又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说。

这座塔，是有些不同凡响。它建成于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塔龄在中国历代名塔中应属较年轻的。正因为这样，它才得以在建筑和造型上吸取历代佛塔之优长，融会更多的中国高层古建筑的民族精神而独树一帜。塔高82.74米，仅次于84米高的河北保定开元寺塔，在全国一百零八座砖石结构的宝塔中位居第二。这是一座“楼阁式”七层八角锥体建筑，内设石阶，盘旋至顶。塔身自下而上按比例逐渐缩小，浑厚而又挺拔，衬托着造型优美的塔刹，直插云霄。

这座塔宛如一位盛装端坐的美人。端庄中见华美，富丽而不妖娆；挺拔中见秀丽，柔媚而不轻佻。她不事雕琢，浅施粉黛，全以高雅的气质取胜。这座塔站立在长江之滨的古寺建筑群中，连着一片东门外的民居。灰瓦白墙之中，玲珑剔透，依蓝天白云而立。古塔和长江咫尺之遥，相依相傍，形成一纵一横，一静一动，一实一虚，一高一平的壮观。缺少任何一个，都绝无可能构成如此壮美而又灵动的画图。每当红日东升，霞彩映红江面；每当华灯齐放，皓月当空，澄江如练的时候，古塔雄姿，倒影入江，江流动而塔不动，江水粼粼而塔影迷离。这就形成了“塔影横江”的胜景，堪称“安庆十景”的最佳绝处。传说每年中秋节，晴空朗月，江中叠映出许多塔影，拱卫在映入江中的振风塔影的周围——这是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宝塔前来向塔王——振风塔作一年一度的朝拜。优美的传说给古塔更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宝塔是安庆的象征，安庆的标志，也是安庆人的灵魂。塔影横江，古人说“半落长江日夜流”，流走的是滔滔江水、不尽的岁月，而“塔影千载不流去”，它永远印在安庆人的心上。

安庆自古地处楚之尾、吴之头，襟江带淮，控钥金陵。安庆的纬度与杭州相当，但却地处江北，是从武汉到南通近千公里长江沿线北岸惟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为数不多的曾被设立为省会的城市之一。我家所在的南门，古称盛唐门：门外的江域，叫盛唐湾，沿岸的高地称盛唐山；南门外的渡口，就是宜城渡。这样，就形成了背倚古南岳天柱山和大龙山，遥望九华和黄山，面对滔滔长江的这一片丰腴的土地。她很像一只靠在北岸、面向东方的大船，振风塔就是这只船的桅杆，也是长江中下游航程中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日寇侵华以后，我们举家“跑反”，颠沛流离，终于又不得不回到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故乡，那时我只有八岁。当满载难民的船就要到达安庆的时候，父亲指着水天相连处的一个黑点，对我们兄弟三人说：“那就是宝塔，到家了！”说着潸然泪下。以后，几十年来，每当我乘船回安庆时，总要早早就站到甲板上，寻找天边的那一个黑点，即使在晨曦未开、风雨如磐的时候。从这时候，振风塔就不仅是安庆这只船的桅杆，同时也是我心头的一根桅杆。

振风塔还是离乡游子的十里长亭。回乡的人，看到宝塔，就是真的到家了。离乡外出的人，看不见宝塔了，就是真的走了。塔的每层飞檐上的翘角都悬有一个风铃，江风徐来，铃声叮当，或急或慢，悠扬送远。这种声音好像特别能撩拨人们的离愁别绪。1950年夏天，我考取北洋大学，离家去天津的时候，母亲亲自送我到东门江边的码头。因为离开船的时间还早，就让别人代管着行李，我们踱步走到近在咫尺的迎江寺。母亲叮嘱我的衣食住行，我默默点头。这时候，清楚地听到宝塔檐角的风铃叮当作响，当时自以为是负笈远游，充满着对未来岁月的憧憬，离开家乡也属一种壮别，倒没有什么依依惜别之感。然而，母亲那安详而又充满疼爱的眼神，却和宝塔檐角上的风铃的声音融化到一起。以后几十年，每当来到振风塔，我都凝神屏气去追寻那风铃叮当，追寻记忆中和母亲在一起的永远不可磨灭的那个瞬间。

振风塔西南临江处，还有一座两层木结构的楼房，名迎江楼。楼堂不算大，但在这个建筑群里，宛如天造地设。寺院、宝塔、江楼，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江楼的绝佳之处在于它更近地靠近长江。窗外有一排浅浅的门廊，站在这里，大江就在脚下静静地向东流淌。每当朝阳喷薄欲出、夕阳余晖映照江面，或者是皓月临流、星光闪烁的时候，站在这里，观赏着塔影横江，听着江涛阵阵，早把自己融化江流和塔影之中了。

上初一时，几个毛头小子结伴上振风塔，又乘兴上了江楼，贸然地吃起这里有名的素餐。吃得尽兴，又都以为同伴身上有钱，最后，在茶房面前把每个人的兜都掏空，还向遇到的一位熟人借了若干，才勉强付了账。虽然有点狼狈，这却是我第一次正式的“登堂入室”，江楼望远。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不但有各种荤菜其名、素菜其实的美味佳肴，这面对大江而本身又着实典雅、古朴的厅堂，加上这里悬挂的楹联，更给人以深深的文化感染。我不由得喜欢起这个所在。以后，每到迎江寺，每登振风塔，都少不得要来这里流连而忘返。四十年后，我们兄弟三人作为安庆一中的校友，专程回到故乡，参加了母校八十周年校庆。作为庆典的一部分，我们应邀来迎江楼上共进素餐。由衷地感念家乡这方水土的培育深恩，这是我们聚会的主要话题。而当时所处的这座江楼以它独特的一种气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安庆文化的某种代表。我又一次审视这个厅堂，“卷不及暮雨朝云”，那脚下的江流和窗外的风，已经带走了许多的岁月。如今，楼阁依旧，而人事全非。我依稀找见了当年付不出账时我坐的那个位置，抚着满鬓霜华，不觉感慨系之。几十年后，我和几位诗友，在暮春时节应邀作江南之行。北京的诗友一行人乘开航不久的北京到安庆的班机，在安庆集合。安庆的诗友又安排在迎江楼上共进午餐。这一天潇潇春雨，不仅航班推迟，我们甚至打算在安庆过夜而暂不过江。这种机缘，又使我们在这座江楼上盘桓良久。“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风声、雨声，伴着塔上风铃阵阵，江楼上的诗人们，早按捺不住激情而诗思涌动了。我有一首诗写道：**杜鹃声里莫登楼，为有骊歌江上流。塔顶风铃檐外雨，几回梦醒觅归舟。**

诗友们诗囊满载，为过江寻找杏花村的酒旗风，开了个好头。

从第一次上江楼，我就记得厅堂的柱子上挂着一副对联，是曾任安徽省主席的甘肃军阀马祥兴所撰。联曰：“**把酒临流，谁唱大江东去；踞鞍磨盾，我从积石西来。**”把“西来”和“东去”、把积石山和长江水，也隐约地把苏东坡和这位当局人物自己，连在了一起。游人一边品茶，一边咀嚼个中意味。厅堂的四壁还钉上了许多搪瓷制作蓝底白字的牌子：“莫谈国事”。这种批量制作而又无处不在的牌子，与光风霁月、楼台古塔显得极不协调。而马祥兴的“踞鞍磨盾”，大概也预示着以后几十年古城并不平静的岁月。

振风塔的名称何来？它本身就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明朝隆庆年间，安庆郡新任知府有感于本地百年来竟没有一位文曲星降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西北方群山雄峙，东南方滨江地缓，安庆本为青龙俯卧，却被大江吞其首，群山镇其尾，青龙无以腾空，是以人文不兴，难有作为。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让青龙昂首，使风水常驻，则人文蔚起指日可待。于是，在迎江禅寺内修建七级宝塔就立即付诸实施。说来有趣，“以振文风”的结果，安庆这只青龙已昂首四百多年，其间也确实出现了不少文曲星下凡，随便举个例子，仅桐城派文学巨匠，累计起来该是个师团的编制。现代生活中，也到处能见到安庆的有为青年在多处人文工作岗位上放出异彩。

我寄望于新世纪，愿振风塔文风永振。

◇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 雪乡行（之二）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次日晨起，同屋的老袁收拾好相机，穿好羽绒服，要出去拍日出。我也跟他走了出去，老袁原是市文化局艺术总监、执导过多台综艺晚会，退休后酷爱上了摄影。早晨外面的空气有些凛冽，还透着一丝寒意，天没见亮，外面的房子、桦子垛都模模糊糊反着雪光。空寂的胡同雪地里响起我俩“嘎吱、嘎吱”的脚步声，走到北头的河岸边，就见已有两个摄影的人影站在那里了，山里太阳出得慢。

没看到太阳出来，返身走回来，看见白雪晨雾的胡同里，走过几个穿着花花绿绿羽绒服的游客，都缩着脖子，像是从南方来的游客，他（她）们是要坐车往雪乡下一站地去了。拉杆箱的滑轮在踩硬的雪地上“哧啦哧啦”地响，打破了小屯清晨里特有的宁静，家家户户雪盖房顶上也冒出缕缕的炊烟来，那炊烟让小屯变得生动。

吃过早饭，我们也要乘车赶往雪乡的下一站地去了。中途有一段要穿越大雪谷到达雪乡腹地，这让我和老崔都很期待。

汽车沿着盘山公路穿行，走过一段山顶上时，车内响起一片惊叹声，只见车窗外进入了一片白茫茫雾淞林带，仿佛被白发魔女施点了妖术一样，树是白的，林间的寒气是白的，雪地是白的，草木皆成白色，连公路边的电线也裹着毛茸茸的白雾雪晶。在刚刚升起的阳光照射下，白得耀眼。

大雪谷穿行了一半折了回来，兜回来时才知道，这边林中给设置了几个人为的景点。

晌午走进雪乡，雪乡以一幅幅天然熟悉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眼前，没来过雪乡的人像我一样都是从照片上知道雪乡的，这个原本坐落在深山沟里的大海林双峰林场，1980年代初就因为几个摄影爱好者的闯入，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雪在这里无处不在，天无三日晴，雪说下就下，这里的雪又粘又白，落下后随物就形，房顶上、桦子垛上、小杆儿障子上、仓房上，雪棉云、雪棉垛、雪蘑菇、雪馒头随处可见，街面胡同里踩出的路也是溜光的雪板道。我来雪乡三天，脚下鞋底像水洗过一样干净。

在雪乡临街的一家客栈住下后，下午我跟袁导出去拍照。雪乡原本就是一幅画，站在山坡栈道往下看，山凹中的雪乡有两种色彩，白的是雪，红的是灯笼，那静默的白，在鳞次栉比中，被星星点点的红点缀着。还有两边青黛色的山峦作背景，就如同一幅丹青水墨画铺展开来，让雪乡有了神韵。

从栈桥走下来，走进雪乡关东风情一条街上来，倒热闹起来，操着南腔北调的游人，在这里都是一样的装束，狗皮帽子，厚厚的羽绒服。蓦地，一辆四条狗拉的爬犁迎面从街头跑来，腾起一溜雪雾。

走得有些累了，我们回到客栈。想等晚上点起篝火和扭起大秧歌时再出来。雪乡天黑得早，太阳一从山背后落去，天就黑了，房前和街上的红灯笼都亮了起来，映红了一溜雪街。

我没有等到大秧歌扭起来就独自从客栈走了出来，想看看外面的夜景。出来抬头，正有一轮圆月悬挂在南面的山峰顶上，山峰下是这家家户户房檐下的红灯笼，将这雪坨的夜幕隐在一种静谧中。我顺着白天走过的那条街走过去，游人也比白天少了许多。我从雪韵街拐上了观景山坡下的栈道，栈道上的游人倒不少，都举着相机、手机在往下拍照。我站在白天站过的观景台上往下一看，哇，简直是童话般的世界！夜幕下，那雪屋檐下的红灯笼和院落里红灯笼，将雪屋顶上的雪和幽暗的院落辉映得红红的，泛着暖暖的雪光。栈桥上的蓝色串灯又如彩带一样从山坡的雪中飘落下来。此时此景，仿佛置身于梦幻仙境之中。站在夜幕里，身上一点也不觉得冷，心也一下子安静下来。

望春　　徐群　摄

◇信笔扬尘

# 坊上饺子

陈嘉瑞

唐时长安有108坊，依官阶、士人、商贾等分而居之。此一风俗，代有袭因。今长安人曰“坊上”者，西安回民所居之坊也。

坊上回人重商贾，尤擅饮食，代传益精。干果、零食、甜点之外，小吃尤甚。同为民间之饺子，坊上人做来便别有风味：曰酸、曰辣，曰香、曰爨。特味入口，三日回味不绝。食材地道，调料独门，且做且畅，且制且艺。古城土著，熟门熟路；他乡游客，闻香停车。如是，老店日日食客爆满，食客人人喂饥解馋。

饺子馆位于闹市一角。闹市者，窄巷、矮屋、男女老少熙来攘往之地也。大锅临街，火舌三尺，锅上蒸汽绕缭，锅畔叮咚有声，有围裙女厨执大篱在锅底翻搅。玻璃厨下，大碗成摞。各种调料，瓷盆盛满，瓷罐座之。不论日夜，二百瓦灯泡，刺光而照。不择饭口，四方老少，闹闹喧喧。食客新到，主家高声远迎：“来了，招呼几位！”来人于台前望招牌上一瞅，报上数字，或两个半斤，或三个六两，外加一个辣子要多；吃法上，酸汤、干蘸，以酸汤为多。馅有韭黄、茴香的；心有莲菜、萝卜的……馅排一溜，而主馅皆为牛肉。旅游食客多喜“杂拌”，即各馅均有，按斤两统一下锅，煮熟捞出，诸友各碗中，便各样皆有了。

桌为木桌，方面实木；座为板凳，寸厚长条；碗为海碗，青瓷兰花；蒜为紫皮，湿皮咕嘟。饺子汤随倒，汽水酸梅汤随愿。与他处有别，坊上饺子，皆为现吃现包。明厨亮灶中，见厅后内厨，常有回族少女五六，脸红似桃，眸黑如葡，擀者擀，包者包。或坐或立，莺声鹂语，案头擀杖，彼此叮咣成韵。只见只只饺子，蝴蝶一般从各人手中飞出，一时案中集汇，进而成冢。观之且冢且坍，且坍且冢。店中食客，则水流而出而入也。

“83号！”“在这！”“35号！”“这边这边！”围裙服务员手端两碗，看夹叫号。叫者锐，应者响。遇友朋围坐闹语不闻或手机刷屏漏了叫号，回嫂则帕头四顾高音提醒：“看牌子看牌子！”一时满堂香氲，闹嚷喧腾。饺子上桌，香引涎流。红者辣油，绿者香菜，圆者饺子，探者竹筷。得食者不及旁顾，无虑烫嘴，唇外上吹下吸，嘴内左右倒腾。吹者为气，吞者为食。或因辣，或因酸，或因香，或因蒜，囫囵中饺子划过喉咙，碗沿小啜酸汤，瞬间口胃通泰，额头汗出，只觉香酸辣爨，直入心底。

老食客与常人有异：碗中饺子捞尽，酸汤喝半，探筷碗底，便有丰盛芝麻虾皮沿碗浮出。入口细嚼细咽，口福大饱之余，再增悠长浓香。

传慈禧当年西逃长安，偶尝坊上饺子，大喜，宣老板晋见。老板一巷间草民，奈何志气高傲，憎一国之主不思御敌，耻辱苟活，当为国之大辱。于是不理、不谒，隐姓埋名，消匿僻远乡间不提。

有传如今饺子之经营者，正乃当年饺子老板之后裔也。

◇人间小景

# 难忘儿时贴春联

乔加林

小时候过大年，是乡村小伙伴们最为开心、最为高兴也是最为激动的，过大年不但能吃点好东西还能穿上新衣服。

过大年最能显示年味的，那就是贴对联了，也叫贴春联，各地不同。我们泗洪金锁镇这里一般都是在大年三十上午贴对联。

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就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来。小时候，我们家的对联都是我贴的，父亲负责打打下手，帮拿拿对联、门吊子或涂抹糨糊，我负责张贴。

那时候的对联并不像现在这般机打油印漂亮美观，都是从小店或集市上买来几张单面刷红的纸，按照门规格和个数剪裁成长宽大小不一的长条。我家对联好多年来都是索老师写的，索老师是我们村小学老师也是我的语文老师。索老师毛笔字写得好看，村里好多人家都提前排队请求他帮忙在红色纸面写上对来年的希冀和愿望。

刚写完的对联墨汁还未全干，需规规矩矩摆放在干燥处，约莫半个钟头，待墨汁完全沁入红纸里面，一副副秾纤折中、遒劲自然且富有人情味和艺术感的春联便大功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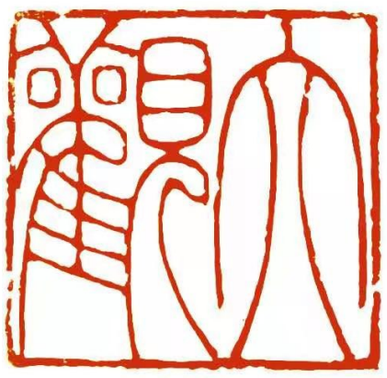
农人朴实憨厚，对联大多是自己心声的流露，有的春联气势磅礴，有的祈福祝安，有的是恭贺新年，也有借着对联来表达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雅士都留下了不朽的墨迹。

每年年三十清晨，母亲都会早早起床做糨糊，母亲通常都是舀一大瓢水放在锅里，待锅里水热后抓两把小麦面粉放入锅中，一边用勺子搅动，观察面粉加入后的浓厚程度，等浓稠具有黏性了，便熄火，出锅装盆，再在盆里放入用高粱穗自制的刷子，等糨糊降温，便可贴春联了。

贴对联，按照惯例，都是从堂屋门开始。我把长板凳摆放在门前，拿起一张对联，按在门上比画一下，然后又用高粱穗蘸着糨糊在对联背面刷了一遍，再拿起对联，先将上部轻轻地贴到门上，右手扯着对联的尾部向下拉，再双手慢慢把对联摊平，这样，整张对联便贴得平整而光滑了。通常一副对联是上联贴在东边门上，下联贴在西边门上，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以东为上。

堂屋门对联贴好了，又在门楣上贴上5张门吊子再张贴横批。这时，我们就先在横批的反面抹上糨糊，再让父亲搬一个小板凳放在长板凳上，这样我站在小木凳上就能够着门楣以便张贴。在门两边墙上，通常还要贴上两个大大的“福”字。有时，也故意将“福”字倒着贴，取“福到了”的意思。堂屋张贴好后，就是厢房厨房等。对联和门吊子都贴好后，还要在厨房灶台旁边贴一张花花绿绿的灶王爷图画。图画印在一张大白纸上，顶部带着月份和节气。那时，庄户人家还没有日历表，他们经常看这个来了解日期和节气。灶王爷的两旁，有时会贴一副小对联：“**皂君上天言好事，财神下界降吉祥。**”一副小小的对联中，也蕴含着乡亲们祈求平安幸福的心愿。

堂屋内，大桌、条几和盛粮食的缸上都贴一个小“福”贴，猪圈、牛棚通常贴“肥猪满圈”“六畜兴旺”，人们希望猪肥牛壮，生活幸福。体现了农家人淳朴美好的心愿。

那时的对联大多是：“**春回大地春光好，福满人间喜事多。**”还有一些朗朗上口的：“**合家欢乐迎富贵，满堂欢喜永平安。**”用得最多的还是那句：“**千年迎新春，瑞雪兆丰年。**”横批是“欢度春节”等。

当所有的对联、门吊子和“福”都贴完后，土墙草屋显得格外的喜庆漂亮，听着村庄传来孩子们放鞭炮的声响，闻着厨房里传出来的母亲准备的年饭的香气，想着温馨而又热闹的新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幸福喜悦之情禁不住洋溢在大人和孩子们的脸上。